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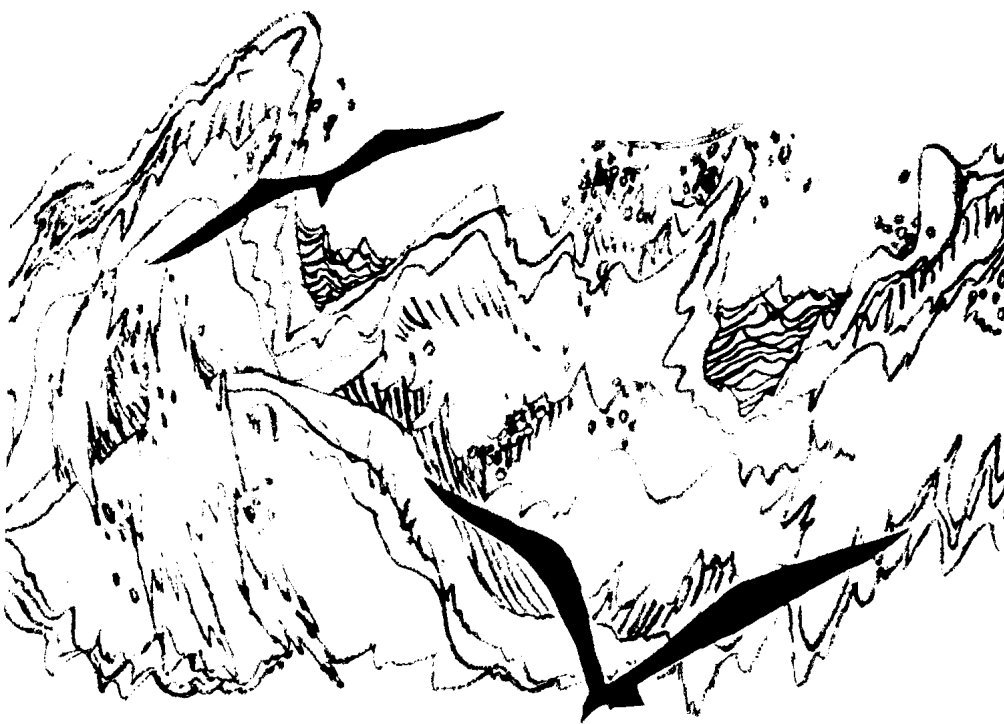
王伟信 徐伟敏



琴岛晨雾

琴岛晨雾

王伟信 徐伟敏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福州

琴 岛 晨 雾

王信敏 徐伟敏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2.125印张 2插页 238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7,400

书号：10173·438 定价：1.1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我党地下斗争中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九二九年春，由于叛徒的出卖，我青岛党组织屡遭破坏，党的领导人接连被捕罹难。幸存下来的人员中，还隐藏了一个受叛徒控制的内奸，时刻危及党组织的安全。为了清查内奸、惩处叛徒，上级党组织派保卫干部赴青岛，配合青岛市委，拨开层层迷雾，历经惊险的斗争，终于查明内奸，铲除了叛徒，赢得斗争的胜利。

本书情节曲折紧张，跌宕起伏，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机智勇敢，坚贞不屈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形象。

目 录

1	第 一 章	腥风血雨
12	第 二 章	云遮雾障
22	第 三 章	风云骤变
33	第 四 章	狼的足迹
43	第 五 章	智多星“投案”
51	第 六 章	第三步棋
63	第 七 章	斩不断的“尾巴”
73	第 八 章	生擒飞毛腿
83	第 九 章	急浪淘沙
93	第 十 章	猎手
103	第十一章	悦来酒家
114	第十二章	神枪手
123	第十三章	战友相聚
131	第十四章	○七号情报
142	第十五章	宾客盈门
156	第十六章	小七在行动
167	第十七章	兄弟冤家
176	第十八章	新的转机
188	第十九章	落荒者的心

199	第二十章	栈桥回澜
209	第廿一章	夜海枪声
216	第廿二章	黑网
227	第廿三章	夜半钟声
237	第廿四章	险遇
245	第廿五章	毒计
256	第廿六章	没扣响的一枪
263	第廿七章	虚张声势
274	第廿八章	遗愿
283	第廿九章	智获新情报
293	第三十章	考察
303	第卅一章	慈母心
311	第卅二章	母女会
320	第卅三章	审婿
329	第卅四章	打狗
338	第卅五章	运筹帷幄
345	第卅六章	决战之前
353	第卅七章	调兵遣将
362	第卅八章	借车
370	第卅九章	大喜之日
378	第四十章	猎狼

第一章

腥 风 血 雨

秀丽的滨海城市——青岛，以旖旎多姿的媚态，骄傲地屹立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生活在青岛的人们，爱把这美丽的岛屿亲昵地称琴岛，这并不是毫无根由的。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一位仙女，不甘心宫廷的寂寞，怀抱古琴，脚踩彩云，飘然来到人间，她一下被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色迷住了，流连忘返地徘徊在珠围翠绕的海滨。后来，她一边用纤细的手指，拨动琴弦，一边信步走下了海滩，踩着松软的砂土，心旷神怡地弹着，唱着，忘记了天上的寂寞，忘记了人间的忧愁，也忘记了自己正伫立在大海之畔。

哪知，宁静的大海，突然掀起了波浪，汹涌而来的浪潮，淹没了她白嫩的双腿，漫过了她纤细的身腰……渐渐地，琴声悠远了，歌声被浪涛吞没了。这位美丽的仙女，蓦地化成一块庞大的礁石，而她怀抱的古琴，竟然变幻成了一

丝丝青翠碧绿的草木。每当夜籁人静的时候，人们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那悦耳的琴声。

然而，这座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岛屿，曾经被一片白色恐怖笼罩过。现在，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座岛上的一场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斗争。

一九二九年春天，正是祖国累遭劫洗的多难时刻。

两个月前，因为抗议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由几家外纱布厂工人发起了罢工，并迅速发展成全市产业工人总同盟大罢工。那些大大小小的外国和中国的纺织厂、卷烟厂、面粉厂、啤酒厂、机车厂的马达，已有六十多天停止转动了。这两个多月来利润的损失，固然让那些资本家叫苦不迭，但更使他们焦躁不安的是，眼下正是黄霉季节，停止不动的机器，要不了多少天，就会生锈腐蚀，从根本上毁掉他们赚钱的工具。一些资产阶级的巨头，正在商量着对策，他们秘密地计谋着……

今天晚上，又一次工商界人士的碰头会，在一座德国式建筑的大厦里开始了。大门口，停满了罩着布蓬子的马车，闪着漆光的各色轿车……

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云集着全市的工厂主，他们按照资产的大小，身价的高低，行业的不同，自然地分成了若干组。在他们面前，虽然摆满了美酒佳肴，却都无心享用；偶尔从门外走进一位政府官员，顿时便有一伙人围上去，有的以焦急的眼神探询着，有的以颤动的声调祈求着，还有的竟然挥舞着双手叫喊着：

“工潮再不平息，我们的机器将变成废铁啦！”

“当局要承担我们的全部损失！”

“我们考虑单方面答应工人的罢工条件！”

“……”

忽然，人们的喧嚷声嘎然而止，所有的眼睛一齐射向了大厅的入口处。两个显赫的人物正不紧不慢地向这边走来。

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装扮入时的小姐；在她身后，跟着一位身穿长袍、礼帽压着眉梢的中年汉子。

这位小姐约二十七、八岁年纪，中等修长身材，面容清秀娴静，举止高傲不凡。她身穿紫红色的镶边旗袍，满身珠光宝气，长波浪的卷发，披洒在脑后，肩上还挎着一架照相机。她叫蒋婉蓉，是市社会局的一名专事破坏工运、弹压工潮的少校高参。虽说她的职位并不怎么高，但是她凭着背后的靠山，狐假虎威，威风凛凛。她的姑父沈敬书，新近被南京政府调任为青岛市市长。前不久，她本人又飞渡出洋，跟着外国侦探学了一套弹压工运的本领，所以更是自命不凡，飞扬拔扈，一跃而成了全市党、政、军界的一个风云人物。

蒋婉蓉走进大厅，昂首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她那不加掩饰的喜悦神情，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注目。

“看，蒋小姐象是带来了什么好消息！”人们低声议论着。

有几个急性子的人，忍不住挤上前探询。这位小姐却笑而不答，引着身后那中年汉子，从容地走上了二楼。

在二楼的一间高雅的小会客厅里，青岛市总商会会长与

五、六个工商界巨头，正在草拟一份协议书，他们准备答应工人的罢工条件，以求得各工厂企业的立即开工。这时，蓦然见到蒋婉蓉破门而入，还带着一个风尘仆仆、压低着帽子的陌生人，都用诧异的目光注视着他俩。

蒋婉蓉与在坐的人都熟悉，她先向总商会会长莞尔一笑，然后随随便便地顺手捡起桌上的协议书草稿，略略瞥了一眼，咯咯地笑了一阵后说：“各位大财东们，向工人投降的条件都拟好啦，好大方啊！哈哈哈……”她一边笑着，一边嗤嗤几下，把那份协议书撕成了碎片。

“啊？！……蒋小姐，您？……”

总商会会长和大老板们，全都露出惊讶的神色，一齐向她探过身去，着急地盯住她，探究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给诸位带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她故意卖了个关子，扔出这么一句，然后就势坐到沙发里，顺手从桌上的烟听子里抽出一支香烟，叼在嘴角上，点了火，一连猛吸了几口之后，又悠然自得地吐了一串串的烟圈圈，这才慢条斯理地说，“知道你们在起草投降书，我是特意赶来的。现在，用不着答应工人们什么罢工条件了。两天以后，保证让诸位的机器全都开动起来。”

这惊人的消息，一下使坐在沙发中的几个老板，惊喜得一跃而起，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啊……”

蒋婉蓉指指跟随她来的那个中年汉子，故意卖弄地说：

“现在，我要向诸位介绍一下我的这位好友，他是我在济南读书时的同窗，鉴于某些原因，他的姓名和身份，恕我暂不公开！但是我可以奉告诸位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绝密消息，组织和领导此次全市产业工人总同盟大罢工的青岛市共党头目和工人领袖名单，全都在我这位同窗的口袋里。”

几位大老板的视线，急速地转向了那个神奇的中年汉子；而这个中年汉子也顿时感到受宠若惊，赶快堆起一脸媚笑，连连卑谦地弯腰鞠躬。

接着，蒋婉蓉又耸人听闻地当众宣布：

“我姑父沈市长和督军温司令，让我向诸位提前公布一个消息，本市即将建立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保安机构，其名称定为青岛扑共大队。顾名思义，这个机构的任务，是肃清共党在我青岛市的一切活动。此次工潮的平息，将是扑共大队建队之首战。我的这位同窗，刚刚被委任为青岛市扑共大队的大队长！”

“唔！……”

老板们被这接二连三的消息惊呆了。他们既感高兴，又觉突然，在惊愕之余，立即从沙发上站起身，纷纷伸过手去，与那位大队长热烈地握了一阵，口中连声称道：

“恭喜！恭喜！”

最后，蒋婉蓉道出了她带领扑共大队长来与大家见面的意图：

“在座诸位皆系本市工商界之首。扑共大队的第一仗，将直接为诸位服务，这对诸位来说，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喜

讯。刚才看过先生们拟定的协议书，诸位既然准备慷慨地将大把大把的金银扔给穷工人，我想，倒不如把省下来的这笔钱，抽其十分之一二，作为扑共大队壮行费！我想这大概都会赞同的吧！”

老板们翕张着嘴，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总商会会长没待他们出声，朗朗一笑后，慷慨地表示说：

“毫无问题！毫无问题！我等一定为大队长庆功祝贺！”

窗外飘进一阵哗哗之声，原来的霏霏细雨转眼成了滂沱大雨，夜空漆黑，只有在昏暗的路灯附近，才能看出株株街树和幢幢屋影。蒋婉蓉和那个神秘的扑共大队长，从老板们的口袋里捞到了一笔油水，离开这座德国式建筑的大厦不久，从市党部、督军司令部、警察局同时开出了几辆载着军警特务的车辆，冒着大雨，向工厂密集的四方、沧口一带飞驰而去。每辆车上的为首者手里，都拿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需要逮捕的人员姓名、住址。

一个小时过去了，这场破坏大罢工、秘密逮捕我地下党人的罪恶行动，在凄风惨雨声中悄悄结束了。

这时，已是午夜时刻，街上没有一个人影，仿佛整个世界都处在黑暗的恐怖之中。

忽然间，寂静的马路上，一辆黑色囚车，射出两道凶悍的光柱，急速地穿过市区，向着西海边急驶过去。囚车的后尾，紧跟着一辆小轿车。

囚车到了海边，径直冲上一个码头，刚停住，便从上

面跳下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站成了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接着押下五六个被捆绑着双手的人。这些人中，有的工人装束；有的身穿长袍，他们都是刚刚被敌人抓来的地下党领导人和罢工领袖。满脸杀气的卫兵们，挺持着寒光闪闪的刺刀，一步紧一步的，把他们逼向了码头的深处。

在这同时，从那辆小轿车里跳下了一男一女，男的就是新任命的扑共大队长；女的即是蒋婉蓉。她已脱去了珠光宝气的裙衩，换上了一身女式的美军军服，宽阔的皮带，勾勒着她那细窄的腰肢。仅仅不过几个小时，她已摇身变为一个颇有气势的国民党少校军官了。而站在她身旁的扑共大队长，却是情绪低落，一点没显示出他应有的凛凛威风。因为在刚才的突击大逮捕中，只抓住了一个市委副书记常生和若干名一般的基层支部领导，共党市委的大部分领导人均未捕获。他以检讨的口气对蒋婉蓉说：

“市委书记苏玉堂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老手，市委的主要领导设有二线，今天被他漏网了，真是一件憾事。”

蒋婉蓉气恼地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说：

“再去撬一下常生的嘴巴。”

扑共大队长虽然感到把握不大，但还是答应着说：

“试试看吧，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他俩交谈着，慢慢向码头深处走去。

码头的尽头，海风呼啸，黑浪翻滚。当那些被捆绑着的共产党人被卫兵逐个押来时，早已守候在这里的两个大块头卫兵，轮换着向他们猛地捅上一刀，然后把他们推进大海。

当卫兵正要凶狠地刺向最后一个工人装束的人时，扑共大队长急忙挥了一下手，跨上几步，面露奸笑地站到那人面前，讨好地说：

“常老弟，看在你我共事一场的面上，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你肯交出苏玉堂的去向，不但可以免于死，我还可以给你说说情，在市党部搞个官衔，咱兄弟俩还可以共同为党国效力。”

这位工人打扮的人，就是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常生同志。他愤怒地瞥了面前的大叛徒一眼，不屑地将脸扭向了一边。

扑共大队长自以为说动了对方的心，便得意地进一步兜售他的理论：

“老弟，别执迷不悟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实际，当年，咱们俩凭着一种幼稚的幻想，一起参加了共产党，可是，我得到的是什么呢？如今，我终于象梦一样醒过来了，老弟，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脱离共产党，跟我一起干吧！这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

“呸！”未等扑共大队长把话说完，对方的一口唾液已飞到 he 脸上了。紧接着一声震天的怒吼，“你这个无耻叛徒，快别在这里弄脏了我的耳朵！”

这义正词严的怒喝，使扑共大队长恼羞成怒了。他一把夺过卫兵手中的步枪，晃着枪支上的刺刀，恶狠狠地向常生捅了一刀。

常生高大的躯体摇晃了几下，张口高喊了一声：“中国

共产党万岁！”终于栽倒身躯，跌进了大海。

哗哗的涛声，如同一曲悲壮的颂歌；殷红的鲜血，染红了一片海水。

扑共大队长的脸上，泛起一股难堪的神情。他悻悻地掏出手帕，擦了擦脸，灰溜溜地来到蒋婉蓉面前，胆怯不安地观察着她的脸色。

显然，蒋婉蓉对今天的收获和刚才的举动是不满意的，她微蹙了一下眉梢，有气无力地说：

“太急一些了，你下一步怎么办？杀死了常生，靠谁去诱捕苏玉堂？这点你想过没有？”

扑共大队长已恢复了常态，他很有把握地说：

“这我自有妙计，苏玉堂虽然手法多变，可也难逃我的掌心；凭着我对共党内幕的洞察，我会有办法对付的。”

他俩说着，相继钻进了小轿车，卫兵们也跳上了囚车，关上了后面的车门，车子就缓缓地退出码头，一个急转弯，开进了市区，消失在密密的雨帘和夜雾之中……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雨渐渐小了，风势减弱了，浪潮低落了，软软的沙滩上，一个昏迷已久的人，开始缓慢地蠕动。他艰难地睁开一线眼缝，周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真切；他又闭上眼睛，深深地透了口气，终于感觉出脸上的雨水了。渐渐地，他的神态清醒了，能恍惚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一些事来。

该怎么办？他默默地想着。一个骤然而来的念头，使他全身油然产生了力量。于是，他开始了与生命和时间的搏斗。

他凭着能活动的两条腿，慢慢地爬到一块礁石边上，瞅准了一个尖角，挪动着身躯，让那缚着双手的绳子靠上礁石锋口，一下又一下地磨擦着。

他磨磨停停，停停磨磨，过了好一会，终于使那绳子松动了。他喘息了一阵后，忍着胸口刀伤的剧痛，匍伏着身体，沿着海滩，爬上岸来。

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海滩边的马路上，寂无人影。他爬呀爬呀，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伤口的血水，已经渗透了那身土布衣衫的前襟。终于，在晨曦微熹的时候，他爬到了一幢低矮破旧的小平房旁边，当他拚着最后一息爬近门口时，再也支持不住了，沉重的头颅，向着木板房的小门倒去，发出了一下轻微的响声。

这声音虽然微弱，还是惊动了小屋的主人。随着小门的打开，出现一位渔民打扮的老人。这人约莫五十挂零，身材粗壮高大，浓眉豹眼，紫红色脸膛上，围着一圈密匝匝的络腮胡子。他，就是扑共大队正在四下搜捕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苏玉堂。

苏玉堂是一位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党的领导人，自从国民党新军阀的魔爪伸入青岛之后，他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往往能依靠群众，化险为夷，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

他的公开身份是四方铁路工厂的装修工匠，户口也落在工厂的职工宿舍里。平时，他很少待在家里，经常是浪迹四处。逢到晚上在哪儿开会，便在就近的工友家里住上一宿；有时，一夜间要连续换上几个住处。半个多月以前，全市产

业工人总同盟开始大罢工，敌人疯狂地加以镇压，暗中搜捕罢工领导人。为了防备万一，他找了这处靠近海边的小房子，作为临时栖身之处。这个秘密地址，除了他的老伴和市委少数几个负责人之外，谁也不知道。

苏玉堂见到门口的这一惨象，不免一怔，急忙伸出双手，轻轻托起已昏厥的战友，扶到屋里的床上，又返身出门，警惕地扫视了一下四周，立即关紧门户，随手倒了一碗热水，急步来到床前，轻轻地呼唤着战友的名字：

“常生，常生！你醒醒！”

呼唤了好久，常生才微微睁开眼缝，盯视着眼前的人。他艰难地张着嘴唇，可是却发不出声音。

苏玉堂急忙将自己的耳朵贴近常生的嘴边。在微弱的呼吸声中，苏玉堂才断断续续地听出了两个字音：

“叛……徒……”

“谁？你说是谁？”苏玉堂双眼一睁，警觉地低声急问。

“是……是……”常生几次蠕动嘴唇，可已说不出声，慢慢他松开了紧握的手指，头部无力地垂向了一边。

苏玉堂蹲下身，把耳朵贴到常生的胸口，战友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一阵难忍的悲痛涌上心头，他缓缓地站起身，摘下头上的破毡帽，肃立在常生的遗体前，泪水顺着他那核桃壳似的脸颊，不断地滚落下来。

窗外的雨停了，大地间升腾起阵阵浓重的迷雾。苏玉堂在脑海里苦苦思索着：

“谁是叛徒？”